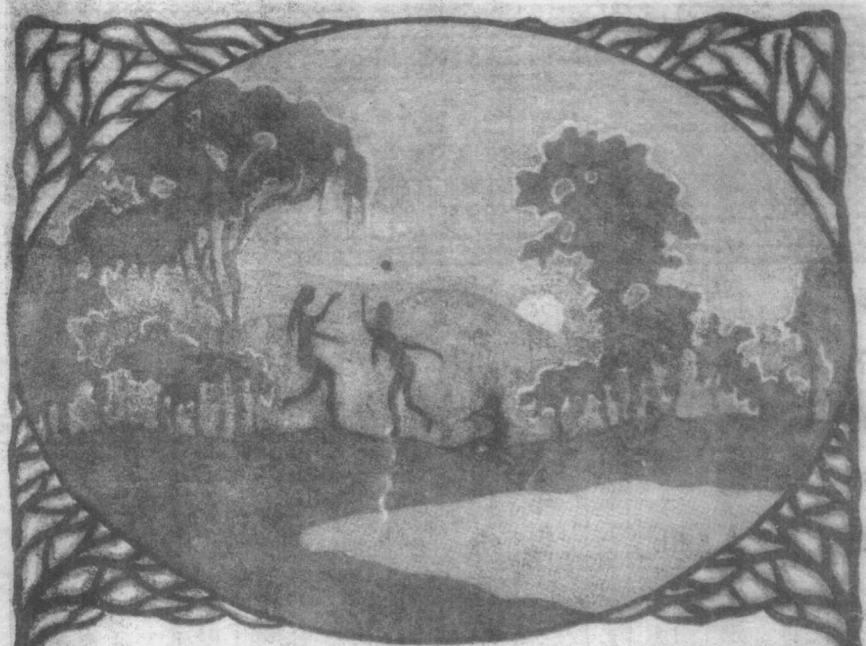




水說報

第九號 卷八十第

September 10, 1927

Vol. XVIII No. 9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中華書局發行所經售

(Issued Monthly)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編輯者 鄭振鐸

發行者 小說月報社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及各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亦酌用文言之篇

寫者尤佳并請加新式圈點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領通信至揭曉時如何要

五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登載除短詩短文外長稿一律寄還

(乙) 債券 (丙) 本報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說月報社啟

定價表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零售冊定價一角五分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頁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通	國	外

半年	六	角
一九	一	元三角

全年十二元八角二分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卷之六

底封面	六元
-----	----

封面之內面及對

面及底面之内

等	正	正	文	文
中	前	四	元	二
				四
				元

音通
正文後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屬告相月白新燕學 女月色轉圓霜白價目另議

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

「國商移殖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小說月報 第十八卷 第九號 目錄

封面 陳之佛

扉畫 豐子愷

幻滅 茅盾

毒藥 魯彥

春蘭與秋菊 西諦

芥川龍之介像 家庭遺墨

芥川龍之介 鄭心南

芥川龍之介年表 吳

芥川氏創作十篇

地獄變相 江鍊百

開化的殺人 鄭心南 梁希杰

影 顧壽白

阿富的貞操 謝六逸



龍.....胡可章

開通的丈夫.....周頌久

奇譚.....夏韞玉

湖南的扇子.....夏丐尊

南京的基督.....鄭心南

河童.....黎烈文

芥川氏小品四篇

尾生的信.....謝六逸

女體.....謝六逸

英雄之器.....謝六逸

黃梁夢.....謝六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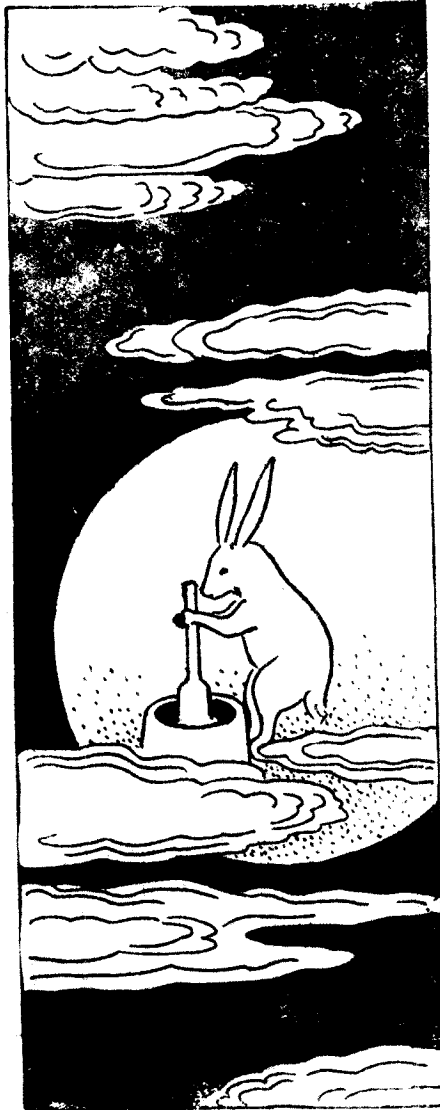
芥川氏雜著兩種

小說作法十則.....初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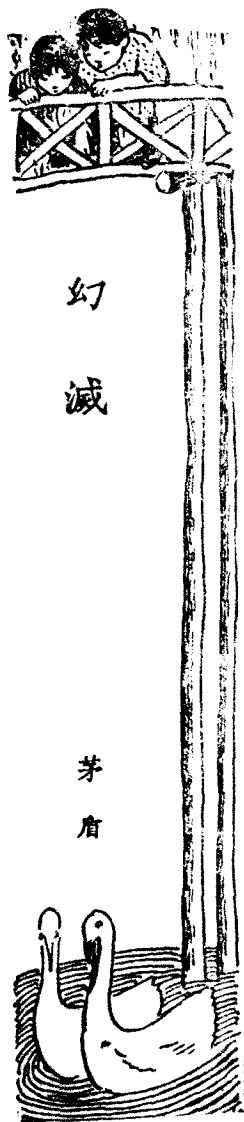
雋語集.....宏徒

九月文藝家生卒表.....西澤

小說月報



第十八卷 第九號



幻滅

茅盾

「我討厭上海，討厭那些外國人，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討厭黃包車夫，討厭電車上的賣票，討厭二房東，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瘟三……真的，不知為什麼，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着就生氣！」

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緊皺着眉尖說，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攥弄左邊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

和她並肩坐在床沿的，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年約二十一、二身，段很美麗，服裝極幽雅，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她見慧那樣憤憤，頗有些不安，拉住了慧的右手，注視她，懇切地說道：

「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可是我總覺得上海果然討厭，鄉下也同樣的討厭；我們在上海，討厭牠的喧囂，牠的拜金主義化，但到了鄉間，又討厭鄉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靜了；在上海時，我們神昏頭痛；在鄉下時，我們又心灰意懶，和死了差不多，不過比較起來，在上海

求智識還方便……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點書，」她說到「讀書」，蒼白的臉上終於掠過了一片紅暈，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或者是太誇口了，可是「讀書」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她自從去年在省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便很消極，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却和「社會上」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人兒去交際——戀愛，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簡直氣極了；她對於這些「活動」，發生極端的厭惡，所以不願熱心的同學嘲笑為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她的幻想破滅了，她對一切都失望，只有一「靜心讀書」一語，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為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讀書的地方，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已經換了兩個學校，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想研究學問呢？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不過每逢別人發牢騷時，她總不自覺地說出「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這句話來，此時就覺得心頭寬慰了些。

慧女士霍地立起來，兩手按住章女士的肩胛，低了頭，她的小口幾乎吻着章女士的秀眉，很快地說道：「你打算靜心讀書麼？什麼地方容許你去靜心讀書呢？你看你的學校？你看你的同學？他們在這里不是讀書，却是練習辦事——練習奔走接洽，開會演說，提議決議罷了！」她一面說，一面掩住了章女士的面孔，笑道：「我的妹妹，你這書獃子一定還要大失望！」

章女士半羞怯半不以爲然的，推開了慧的手，也立起來，說道：「你沒有達到去年我受的經驗，你自然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變遷了。況且——你說的也過分，他們儘管忙着跑馬開會，我自管讀我的書！」她拉了慧女士回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倒了兩杯茶，支頭凝眸，無目的地看着窗外。

章女士住的是人竈邊廂的後半間，向西一對窗開出去是晒台，房門就在窗的右旁，朝北也有一對窗，對着放了幾書桌，臥床在書桌的對面，緊貼着板壁；板壁的那一面就是邊廂的前半間，二房東的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住着。書桌旁邊東首的壁角裏放着一只半舊的藤榻，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慧女士就坐在這椅上，章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兩壁角的小櫃上。

房內沒有什麼裝飾品，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却還要讓出一角來放茶具，向西的一對窗上遮了半截白洋紗，想來是不不要走到晒台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但若章女士坐在藤榻上時，晒台上一定還是看得見的。

「你這房，窄得很，恐怕，也未必靜，怎麼能夠用功呢？」慧女士喝了一口茶，眼望着向西的一對窗，慢慢地說。

章女士猛然回過頭來，呆了半晌，方纔低聲答道：「我本來不講究這些，你記得我們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這還要小，甚至於靜呢，我不怕外界不靜，就怕心裏——靜——不——下來——末了的一句，很帶幾分幽怨感慨，剛果自信的慧，此時也似受了感觸，很親熱地抓住了章女士的右手，說：「靜妹，我們一向少通信，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你有什麼不得意，像我在外這兩年，真是甜酸苦辣都嚐過了，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人類都是自私的，想欺騙別人，想利用別人，靜，我告訴你，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對待男子，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裏，靜妹，你看，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比從前老練了些，是不是？」

她微微嘆了口氣，閉了眼睛，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

「哦……哦……」靜不知道怎樣回答。

「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慧的粉面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大概是興奮，但也許是因爲想起舊事而動情。

沈默了好幾分鐘。

靜呆呆地看着慧，嘴裏雖然不作聲，心裏却擾亂得很，她辨出慧的話裏隱藏着許多事情——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靜今年只

有二十一歲，父親早故，母親只生她一個，愛憐到一萬分，自小就少見人，所以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也許太嬌養了點兒，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惡，她是一個耽於幻想的女孩子，她對於兩性關係，一向是躲在莊嚴、聖潔、溫柔的錦幃後面，絕不會挑開過這錦幃的一角，看裏面是什麼東西；她並且是不願挑開，不敢挑開，現在慧女士的話，却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她驚疑地看著慧，看著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一雙清澈的眼睛，和兩點可愛的笑渦，一切都是溫柔的淨麗的，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却伏着可醜和可怕！

她衝動地想探索慧的話裏的祕密，但又羞怯，不便啓齒，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

慧臨走時說，她正計畫着找事做，如果找到了職業，也許留在上海，領略知識界的風味。

二

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纔收煞，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景象很是陰森，章女士拉開蚊帳向西窗看時，只見阳台上二房東太太隔夜露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軟弱無力，也像是夜來失眠，天空是一片灰色，街上貨車木輪的機械的重聲，從濕空氣中傳來，分外滯澀。

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支起半個身體，悄然朝阳台看，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的女人襯衫，已經半舊了，但從牠的裁製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並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為新少奶奶的少婦，她想：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夠說話，牠一定會告訴你驚人的祕密——牠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聖，也許就是最醜惡的一頁；這少婦的歡樂，失望，悲哀，總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麗麗的甜蜜的夢做完時，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墜下來，直把你壓成粉碎，你不得不捨棄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讓步到不承認你自己的存在，你無助地暴露着男性的本能的壓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莊嚴聖潔，處女的理想，和少婦的現實，總是矛盾的，二房東家的少婦，雖然靜未嘗與之接談，但也是這麼一個溫柔怯弱幽怨的人兒，該不是例外罷，靜忽然掉下眼淚來，是同情於這個不相識的少婦呢，還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這些可厭的思想，很無賴的把牠纏繞定了，却是事實，她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無端興來，她頗自訝：為什麼自己失了常態，會想到這些事上，她又歸咎於夜來失眠，以至精神煩悶，最後，她又自己寬慰道：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來的，實在不假，自從慧來訪問那天起，章女士心上常若有件事難以解決，她幾次拿起書來看，但茫茫的看了幾頁，便又把書拋開，她本來不多說話，現在更少說，周圍的人們的舉動，也在她眼中顯出異樣來，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君說了一句「天氣真是煩悶」，猛聽得身後一陣笑聲，而抱素君也怪樣的對她微笑，她覺得這都是不懂好意的，是污辱。

「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

慧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讓身體滑了下來。正在那時，她彷彿見有一個人頭在晒台上一伸，對她房內窺視。她像見了鬼似的，猛將身上的夾被向頭面一蒙，同時下意識地想道：「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趕快用白布遮起來！」

但是這斗然的虛驚却把靜從灰色的思潮裏拉出來，而多時的興奮也發生疲乏，竟意外的又睡着了。

這一天，靜沒有到學校去。

下午，靜接到慧寫來的一封信。

「靜妹：昨日和你談的計畫，全失敗了；三方面都已辭絕！我想不到找事如此爲難。我的大哥對我說：『多少西洋留學生——學士碩士博士，回國後也找不到事呢！像你那樣只吃過兩年外國飯的，雖然懂得幾句外國話，只好到洋行裏做個跑樓，然而洋行裏也不用女跑樓！』」

「我不怪大哥的話沒理，我只怪他爲什麼我找不到事他反倒自喜幸而料着似的。嫂嫂的話尤其難受，她勸大哥說：『慧財本來何必定要找事做，有你哥哥在，還怕少喫一口苦粥飯麼？』我聽了這話，比尖刀刺心還痛呢！」

「靜妹，不是我使性，其實哥哥家裏不容易住，母親要我回鄉去是要急急爲我『擇配』——嫁了個好丈夫，有吃有用，這是正經，」她常常這麼說的。所以我現在也不願回鄉去。我現在想和你同住，

一面還是繼續找事。明天下我來和你面談一切，希望你不拒絕我這要求。

定 慧 五月二十一日夜。」

靜捏着信沉吟。她和慧性格相反，然而慧的爽快剛毅有擔當，却又常使靜欽佩。兩人有一點相同，就是嬌養慣的高傲脾氣。所以在中學時代，靜和慧最稱莫逆，但也會嘔氣吵嘴。現在讀了這來信，使靜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時的情形，宛然有一個撅起小嘴，微微眉尖的生氣的一嬌小姐——這是慧在中學的綽號——再現在眼前。

回憶溫馨了舊情，靜對於慧憐愛起來。她將自己和慧比較，覺得自己幸福得多了：沒有生活的恐慌，也沒有哥哥來給氣她受，母親也不在耳邊絮聒。自己也是高傲的「嬌小姐」，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嫂嫂的冷嘲，覺得這樣的生活，一天也是難過的。

靜決定留慧同住幾時，爲了友誼，也爲了「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況且，今晨晒台上人頭的一伸，在靜尤有餘驚，那麼，多一個慧在這裏壯壯膽，何嘗不好呢。

下面二房東客堂裏的掛鐘，打了三下，照例的骨牌聲，就要來了。靜皺着眉尖，坐到書桌前補記昨日的日記。

牌聲時而緩一瞬，時而緊一瞬，又夾着爆發的譁笑，很清晰地傳到靜的世界裏。住這種喧聲，對於靜毫無影響。她總是照常的看書作事。但是今天她補記一百半的日記，就停了三次筆。她自己已驚訝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最後她自慰地想道：「是因爲等待慧來。她信

裏說今天下午要來，爲什麼還不見來呢？」

牛毛雨從早晨下起，總沒有停過，但亦不加大；軟無力的溼風時止時作，在靜的小室裏，黑暗已經從壁角爬出來，二房東還沒將總電門開放，電燈在黑暗的圍攻中很無聊的空掛着，靜躺在藤榻上默想，還是沒有來。

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彈指聲，這輕微的聲音壓倒了下面來的高出數倍的特摩笑聲，刺入靜的耳朵，她立刻站起，走到門邊。

「我時候還早！」她一面開門，一面微笑地說。

「室司章，生了病麼？」進來的女子問，「哦，你約了誰來彈呢？」她又望一望，笑着繼續她的笑。

靜有些窘了，覺得他的笑頗含疑意，忙說道：「沒……沒有，不過是一個女朋友罷了。」同時她又聯想到昨天在課堂上對他說了句「天氣真是煩悶！」後他的怪樣的笑，她現在看出這種笑都有若干於己不利的議論做背景的，她很有幾分生氣了。

抱素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一雙眼閃爍地向四下裏瞧，靜仍舊回到她的藤榻上。

「今天學生會又發通告，從明天起爲『廢除平等條約的宣傳週』，每日下午停課出發演講。」抱素向着靜，慢慢地說，「學校當局已經同意了，本來不同意亦沒有辦法，周先生孫先生本已請了假，所以開學六天半也沒有課，今天你沒到校，我疑惑你是病着，所以特來報告這消息，因此你可以靜養幾天。」

靜點了點頭，表示謝意，沒有回答。

「放假太多了，一學期快完，簡直沒有讀什麼書！」抱素慨歎似的作了他的結論，這結論顯然是想投靜之所好。

「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冷冷地說，「況且，如果正經讀書，我們的貴同學怕一大半要落伍罷。」

「罵得痛快！」抱素笑了一笑，「可惜不能讓他們聽得，但是，室司章，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批評你來？」

「小姐，博士太太候補者，虛榮心思想落伍，還有，小資產階級，是不是左右不過是這幾句話，我早聽厭了！我誠然不是小姐，是名副其實的小資產階級！虛榮心壓得他們那些別處大家纔是虛榮心十足，他們這班主義的迷信者纔是思想落伍呢！」

「不是，實在不是！」

「意志薄弱，哦，一定有許多人說我意志薄弱呵！」靜自認似的說。

「也不是！」頗有賣弄秘密的神氣。

「那麼，我也不願意知道了。」靜冷冷的回答。

「他們都說你，爲戀愛而煩悶！」

我們的「小姐」愕然了，她又微笑說：「這真所謂己之所欲，必施於人，戀愛我不曾夢見戀愛，我也不曾見過世上有真正戀愛！」抱素倒茶來喝了一口，又幽默的加一句道：「他們很造了些謠言，你和我的，你看，這不是無聊麼？」

「哦？」聲音裏帶着幾分不快。靜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學們的種種鬼態，特別是在她和抱素談話時，不是無因的。

向後靠在椅背上，凝視着靜的面孔，抱素繼續着輕輕兒說道：「本來你在同班中，和我談話的時候多些，我們的意見又常常一致，也難怪那些謠言鬼道謠言，但是密司章，你是明白的，我對你只是正當的友誼——」同學之道，你是很孤僻的，不喜歡他們那麼胡鬧；我呢，和他們見解不甚相入，這又是他們造謠的根據，他們看我們是另一種人，他們看自己是一夥，看我們又是一夥，因而生出許多無聊的謠言來，我要求反對戀愛自由，雖然我崇拜克魯泡金，並且五分鐘熱度過渡的戀愛我更加反對——

靜聽着談話，不作回答，半晌，她抬眼看抱素，見他的一雙骨碌碌的眼睛，正在看自己，不禁臉上一紅，隨即很快的說道：「謠言是謠言，事實是事實，我是不睬，並且和我相干！」她站起來向窗外一看，半自語道：「已發呆了，怎麼還不來？」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我是怕你聽着生氣，所以特地向你表白，」抱素用手掠過披下來的前長髮，分辯着說，頗有些窘了。

靜微笑，沒有回答。

雖然談話換了方向，靜還是神情不悶地隨口敷衍；抱素在探得靜確是在等候一位新從國外回來的女朋友以後，終於滿意地走了。突然，一盞電燈放光了，二房東已經打完牌，開了總電門了，左近工廠鳴鳴地放起汽管來，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風聲轉又尖勁，天空

是一片烏黑，雖小姐終於沒有來。

抱素在歸途中遇見一位姓李的同學，那短小的人兒叫道：

「抱，從密司章那裏來罷？」

「何消問得！」抱素賣弄似的回答。

「哈哈！恭賀你成功不遠！」

抱素不回答，大踏步還自走去，得意把他的瘦長身體漲胖了。

三

S大學的學生都參加五卅週年紀念會去了——幾乎是全體，但也有臨時規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靜女士。學校中對於他們的關係，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種種猜度和流言，這固然因為他們兩人近來過從甚密，但大半還是抱素自己對男同學洩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聽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戀愛的冒險的斷片以後，總是閉目搖頭，像是諷刺，又像是不介意，說道：「我又聽見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這個「理性人」——同學們公送他的綽號——本來常說世間萬事皆小說，但他說抱素的自述是小說，則頗有懷疑的意味，可是其餘的同學都相信抱素和靜的關係確已超過了尋常的友誼，反以李的態度為妒忌，特別是有人看見抱素和靜女士同看影戲以後，更加證實了；因為靜女士從沒和男同學看過影戲，據精密調查的結果。

現在這五卅紀念日，抱素和靜女士又被發見在P影戲院裏，還

有一個青年女子——彎彎的秀眉，清澈的小眼睛，並且臉上有着笑渦的，也在一起。

這女子就是我們熟識的慧女士，住在靜那裏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職業還沒把握，她搬到靜處的第二日，就遇見了抱素，又是來「報告消息」的。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舊的洋服，血紅的領結——她喜歡用紅領帶，據說他是有理由的，喜歡用紅領帶——襯着他那張蒼白的臉兒，亂蓬蓬的長頭髮，和兩道劍眉，就頗有些英俊氣概，至少確已給慧女士一個印象——這男子似乎向不討厭在短著方面呢，自然也覺得這位女性是惹注意的。當靜女士給兩人介紹過以後，抱素忙把這兩天內有不少同學因為在馬路上演講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被捕的消息，用極動聽的口吻，報告了兩位女士，末了還附著批評道：「這些運動，我們是反對的，空口說白話，有什麼意思，徒然使西牢裏多幾個犯人，況且，聽說被捕的『志士』們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認是來講演的，實在太怯，反教外國人看不起我們！」說到最後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勝憤慨的神氣。

靜是照例的不參加意見，慧却極表同情；這一對初相識的人兒，便開始熱鬧的談起來，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後，靜的二房東便常見這惹眼的紅領帶，在最近四五天內，幾乎是一天二次，並且章女士竟也破例出去看影戲；因為慧女士對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靜同去。

這天，他們三人特到P影戲院，專為瞻仰著名的陀斯妥以夫斯

基的罪與罰，在章女士的意見，以為「五卅」日到外國人辦的影戲院去未免「外慚清議」，然而終究拗不過慧的熱心和抱素的鼓動，影片演映過一半，休息的十分鐘內，場裏電燈齊明，我們看得見他們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靜居中，五月末的天氣已經很暖，慧穿了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綢緊裹着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圓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一雙清澈流動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龐對照，越顯得楚楚，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一朵盛開的花，紅嫩，歡迎。慧小姐委實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說靜女士不美，慧的美麗是可以描寫的，靜的美麗是不能描寫的，你不能指出靜女士面龐上身體上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合於希臘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麼特點，肉感的特點，你竟可以說靜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湊合為「靜女士」，就立刻變而為神奇了，似乎有一種不可得見不可思議的東西，聯繫了她的肢體，充滿在她的百竅，而結果便是不可分割的整個的美，慧使你興奮，她有一種攝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的只往她旁邊挨，然而緊跟着興奮而來的却是疲勞麻木，那時你滿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如果有一千個美人在這裡任意憑你挑選時，你一定會奔就靜女士那樣的女子，那時，她的幽麗能熨貼你的緊張的神經，她使你陶醉，似乎從她身上有一種幽香發洩出來，有一種電波放射出來，愈久愈有力，你終於受了包圍，只好「緘口靜候處分」了。但是現在靜女士和慧並坐著，却顯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

那時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學們都說是爲了解，但他自己覺得多半是已變做爲了慧了，只不過是一個「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攝引力的，有時他感得在慧身邊雖極快意，然而有若受了什麼威脅，一種窒息，一種過度的刺激，不如和靜相對時那樣愉逸，但是他下意識地只是向着慧。

嘈雜的人聲，不知從什麼時候騰起，佈滿了全場；人人都乘此十分鐘鬆一鬆過去一小時內壓緊的情緒。慧看見坐在她前排斜右的一對男女，低頭談的正忙，那男子很面熟，但因他低了頭向女的一邊看不清是誰。

「一切罪惡都是環境逼成的，」慧透一口氣，迴眸對抱素說。

「所以我對於犯罪者有同情，」抱素從靜女士的頸後伸過頭來，像預有準備似的回答，「所以國人皆曰可殺的惡人未必真是窮凶極惡，所以一個人失足做了錯事，墮落，總是可憐，不是可恨。」接着也歎息似的吐了一口氣。

「據這麼說，『罰』的意義在那里呢？」章女士微向前俯，斜轉了頭，插進這一句話，大概頸後的啾啾然的熱氣也使她頗覺不耐了。抱和慧都怔住了。

「如果陀斯妥以夫斯基也是你們的意見，他爲什麼寫少年賴斯柯尼考夫是慎重考慮，認爲殺人而救人是合理的，然後下手殺那個老嫗呢？爲什麼那少年暗殺人後又受良心的責備呢？」靜說明她的意見。

「哦……但，但這便是陀氏思想的未澈底處，所以他只是一個文學家，不是革命家，」抱素在支吾半晌之後，突然顧至心監，發見了這一句警句。

「那又未免是遁辭了，」靜微微一笑。

「靜妹，你又來書獃子氣了，這何必管他作者原意，我們自己有腦，有主張，依自己的觀察是如何便如何，我是承認少年賴斯柯尼考夫爲救母姊的貧乏而殺老嫗，擊了她的錢，是不錯的，我所不明白的，他既然殺了老嫗，爲什麼不多擊些錢呢？」慧激昂地說，再看前排的一雙男女，他們還是讀的很忙。

靜回眼看抱素，等待他的意見；抱素不作聲，似乎他對於劇中情節尚未了了，靜再說，「慧姊的話原自不錯，但這少年賴斯柯尼考夫是一個什麼人，很可研究，安那其呢？個人主義呢？唯物史觀呢？」

慧還是不斷的暖着前排的一對男女，甚至抱素也有些覺得了；慧猛然想起那男人的後影像是誰來，但又記不清到底是誰，舊事舊人在她的記憶裏早是怎樣的紛紛錯亂了。

靜新提出的問題，又給了各人發言的機會，於是「罪」與「罰」成了小小辯論會的中心問題，但在未得一致同意的結論以前，罪與罰又繼續演映了，電影也像人類的歷史一樣，永遠只給你極短的歌息時間讓你去討論考慮，當你還沒得到結論，他又繼續演下去了，以你永遠難得治意的結論的。

在電影的繼續演映中，抱素時時從靜的頸後伸過頭去發表他

的意見，當既得聲的發言以後，又必轉而問部，但靜似乎一心注在銀幕上，有時不理，有時含糊的點了一下頭。

待到影片映完，銀幕上放出「明日請早」四個淡墨的大字，慧早已站起來，她在電燈重明的第一秒鐘時，就搜看前排的一對男女，却見座位空着，個個早已走了，這時左右前後的人都已經站起來，蠕蠕地嚮後移動，慧等三人夾在人堆裏，出了P戲院，馬路上是意外的冷靜，兩對即後，緩緩地，正從院前走過，戲院屋頂的三色旗，懶懶的飄着，幾竿在紅磚屋頂畫出一條極長的斜影子，一個煙紙店的伙計坐在櫃台上，更着一張小紙在看，彷彿第一行大字是一百卅一週紀念日，告示上海市民。

四

抱素在學校裏有個對頭——不，應該說是他的畏忌者，——便是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短小是大家共見的，精悍却是抱素一人心內的批評，因為他弄的玄虛，似乎李克都知道，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謊言，抱素最恨的，是知道他的秘密，——一個人應該有些個人的秘密，不然就失了生存意義，——抱素常是這麼說的，但是天生李克，似乎專為偵察揭發抱素的秘密，這真是莫大的不幸。

除此而外，抱素原也覺得李克這人平易可親，別的同學常戲抱素為「墮落的主義者」，李克却不曾有過一次，別的同學又常常戲笑抱素想做「錢金博士」，李克却不曾有過一次，在同學中，李克算是學問好的一個，他的常識很豐富，舉動極鎮定，思想極縝密，他不愛胡鬧，也不愛做出劍拔弩張的志士的模樣來，又不喜聽着女同學講戀愛，這些都是抱素對勁的，尤其是末一項，因為靜女士在同學中和李克也說得來，總之，他對於李克，憑真心說話，還是欽佩的成分居多，所有一點恨意，或可說一點畏忌，都是我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那樣冷淡的話，做的邪魅聲音。

但在最近，抱素連這點恨意也沒有了，這個，並不是因為他變成大量了，也不是因為他已經取消了「一個人應有秘密」的人生觀，却是因為李克不復知道他的秘密了，更妥當的說，因為抱素自己不復在男同學前編造自己與靜女士的戀愛，因而「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那樣刺心的話亦不再出自李克之口了，抱素現在有一個新秘密，這新秘密，他自以為很不必在男同學跟前宣傳的。

這新秘密，從何日發芽？抱素不大記得清楚了，在何日長成却記得清清楚楚，就是在P影戲院裏看了罪與罰出來後的晚上。

那一天下午，他和兩位女士出了戲院，靜女士說是頭痛，一人先回去了，抱素和慧小姐在霞飛路的行人道上開步，大概因為天氣實在困人罷，慧女士褲着一雙黑腰支軟軟的，半倚着抱素走，血紅的夕陽掛在這處樹梢，道旁電燈已明，電車轟隆隆駛來，又轟隆隆駛去，路

上只有兩三對的人，慢著，慢慢地走，四五成羣的，下工來的女工，匆匆地橫穿馬路而去，將聲喧嘩，不知在說些什麼，每逢有人從他們跟前過去，抱素總以為自己是被注視的目標，便把胸脯更挺直些，同時更向膝身邊接近些，一路上兩人沒有說話，慧女士低了頭，或者在想什麼心事，抱素呢，雖然昂起了頭，却實在忐忑地盤算一件事至少有一刻鐘了。

夕陽的余輝，雖已黯淡，大地半黑了，天空閃出幾點疏星，涼風開始一陣一陣吹來，他們走到了昌北路轉角。

「昌北路，我們就在此處吃了夜飯罷？」話語許久以後，抱素終於發問。

「慧點頭，但旋又遲疑道：『這裏有什麼清靜的菜館麼？』」

「有的是，然而最好是到法國公園內的食堂去。」抱素萬分鼓勵了。

「好罷，我也要嘗嘗中國的法國菜是什麼味兒。」

他們吃過了夜飯，又看了半小時的打木球，在公園各處走了一遍，最後，揀着園中小池邊的木椅坐着歇息，榆樹的巨大臂伸出在他們頭頂，月光和星光都給遮住了，靜遠，濃濃的夜氣中，透露一閃一閃的光亮，那是幾叢車庫的樹葉遮隔了的園內的路燈，那邊白茫茫的，是月開的晚香玉，小池的水也反映出微弱的青光，此外，一切都混成灰色的一片了，慧和抱素靜坐着，這幽靜的環境使他們暫時忘記說話，忽然草間一個蟲鳴了，是細長的頸動的鳴聲，跟着，牠的對面也

有一聲兩聲的蟲鳴應和，閑閑的蛙鳴，也終於來到，但大概是在更遠的溝中了，夏初晚間的陣風，雖很軟弱，然而樹枝也索索的作響。慧今晚多喝了幾杯，心扉只是突突的跳，眼前景色，又勾引起舊事，如潮般湧上心頭，她懶懶地把頭斜靠在椅背上，深深噓了口氣——你幾乎以為就是歎息，抱素冒險似的伸過手去輕輕握住了慧的，慧不動。

「慧這裏的菜比巴黎的如何？」他找着題目發問了。

慧撲嗤地一笑。

「差不多罷。」抱素不得要領地再問，更緊些握着慧的手。

「說起來，我想起你吃飯時那種不自然而且費力的神氣來了！」慧吃吃笑，「中國人吃西菜，十有九是這般的。」撫慰似的又加了一句。

「究竟是手法生疎，拜你做老師罷！」抱素無聊地解嘲。

酒把慧的話緒也引出來了，他們談巴黎，又談上海的風物，又談中國影片，最後又談到雅奧。

「今天華女士像有些兒生氣？」抱素突然問。

「她……她向來是這個態度。」慧沉吟着說，「但也許是偏着你能？」慧忽然似戲非戲地轉了口。

即使在那麼黑，抱素覺得慧的一雙眼是在灼灼地看住了他。「萬不會的！我和她不過是同學，素來是你恭我敬的，她為什麼偏着？」他說時聲音特別低，並且再換重些，幾乎臉貼着臉了，慧

不動。

「不騙人麼？」慧曼覺問。

一股甜香——女性特有的肉的香味，夾着酒氣，直奔抱素的鼻尖，他的太陽穴的血管跳動起來，心頭像有許多螞蟥爬過。

「決不騙你，也不肯騙你！」說到「肯」字加倍用力。

慧曼覺得自己被握的手上加重了壓力，覺得自己的儀裏着一層薄綢的褲股之間感受了男性的肉的烘熱，這熱，立刻傳佈於全身，她心裏搖搖的有點不能自持了。

「慧！你知道，我們學校內是常鬧戀愛的，前時，還出了一樁笑話，但我和那些女同學都沒關係，我是不肯濫用情……」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除非是從今以後，我不曾戀愛過誰。」

沒有回答，在灰色的微光中，抱素彷彿看見慧兩眼半閉，胸部微顫，他彷彿聽得耳邊有個聲音低低說：「她已經動情！」自己也不知怎麼着，他突然把一手挽住了慧的袒露的頸頸，喃喃的說道：「我只愛你！我是說不出的愛着你！」

慧不作聲，但是她的空着的一手自然而然的勾住了抱素的肩胛，他在她血紅的嘴唇上親了一個嘴。

長時間的靜默，草蟲似乎早已停止奏樂，近在池邊的一頭蛙，忽然使勁地閉閣叫了幾聲，此後一切都是靜寂，漸漸的，涼風送來了悠揚的鋼琴聲，斷斷續續，聽不清奏什麼曲。

慧回到住所時，已經十一點鐘，酒還只半醒，章女士早已睡熟了。

慧的鋪位，在西窗下，正對書桌，是一架行軍牀，因為地方仄，所以特買的，也掛着蚊帳，公團中的一幕還在她的眼前打旋，我們這慧小姐躺在狹小的行軍牀上轉輾翻身，一時竟睡不着，一切舊事都奔湧到發脹的腦殼裏來了：巴黎的繁華，自己的風流逸宕，幾個朋友的豪情勝概，哥哥的頑固，嫂嫂的嘲笑，母親的愛非其道，都一頁一頁地錯亂不連貫地移過，她又想起自己的職業還沒把握，自己的終身還沒歸宿，粘着她的人有這多，真心愛她的有一個麼？如果不事苛求，該早已有了一個戀人，該早已結了婚罷，然而不受指揮的倔強的男人，要行使去權拘束她的男人，這是沒有，的好現在已經二十四歲了，青春剩下的不多，該早打定了主意罷，但是有這般容易麼？她覺得前途是一片灰色，她忍不住要滴下眼淚來，她想若在家裏，一定要撲在母親懷裏痛哭一場了，「二十四歲了！」她心裏反覆說，「已經二十四歲了，壓，我已經走到生命的半路了，壓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像飛一般過去，是快樂，還是傷心呀？」她努力想捉住過去的快樂的片段，但是剛想起是快樂時，立即又變為傷心的黑影了，她發狂似的咬着被角，咀咒這人生，咀咒她的一切經驗，咀咒她自己，她想：如果再讓她回到十七八——就是二十也好罷，她一定要十二分謹慎的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要周詳計畫如何使用這美滿的青春，她決不能再讓她草草的如癡如夢的就過去了，但是現在完了，她好比做夢拾得黃金的人，沒等到夢醒就已胡亂化光，徒然留得醒後的懷恨，「已是二十四了！」她的興奮的腦筋無理由地頑強地只管這麼想着，真的，「二十四」